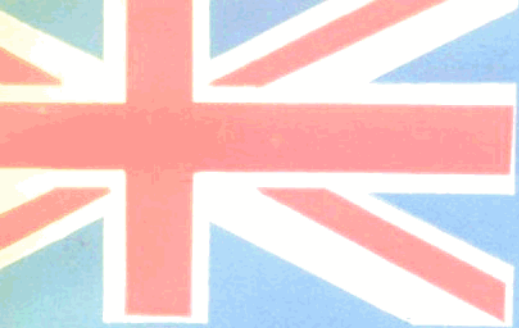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 历届总理小传

李 沙

新 华 出 版 社

PDG

K836.117

1

8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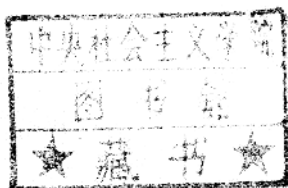


200254955

澳大利亚历届总理小传

李沙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澳大利亚历届总理小传

李 沙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插页2张 226,000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684-9/K·190 定价: 5.90元

前 言

澳大利亚联邦始建于1901年，迄今不足百年。

在此之前，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条件，曾长期被英国做为流放罪犯的场所，继而演变成其6块殖民地。

随着历史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数量减少，外来移民逐渐增多。然而，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他们在共同开发和建设澳大利亚的过程中，要求国家统一的呼声日高。

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场伟大的联邦运动在澳大利亚蓬勃兴起。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包括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都义不容辞地投身到创建新的联邦制国家的斗争中。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如愿以偿。

联邦建立至今，从开国元勋巴顿到现任总理基廷，前后共有24人出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其中任期最长的近20年，最短的仅7天。他们分属于不同党派，社会政治观点迥异，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阴似箭，转眼已近百年。历史前进的步伐又将进入新的世纪之交。

OK07/15

未来的21世纪，人称“太平洋世纪”，这对于所有太平洋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和澳大利亚做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理所当然对太平洋世纪未来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当前，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密切合作，乃是迎接这个新世纪到来的最好途径。

有鉴于此，本人尝试在笔，拟从历史的角度对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的历任总理进行一番粗浅、概括地描述，旨在介绍他们的个人生平、政治主张、党派观点、任内功过、珍闻轶事，以及他们在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人们通过一个侧面，对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前后10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挂一漏万，且缺点、谬误想必有之。故恳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广大读者慷慨斧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新华出版社二编室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并获益于吴琛女士的殊多贡献，及李小义、沙风、魏同、宋玉刚等先生的关怀支持。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 沙

1991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埃德蒙·巴顿.....	(1)
艾尔弗雷德·迪金.....	(15)
约翰·克里斯琴·沃森.....	(29)
乔治·豪斯顿·里德.....	(40)
安德鲁·费希尔.....	(52)
约瑟夫·库克.....	(66)
威廉·莫里斯·休斯.....	(77)
斯坦利·墨尔本·布鲁斯.....	(90)
詹姆斯·亨利·斯卡伦.....	(104)
约瑟夫·阿洛伊修斯·莱昂斯.....	(116)
厄尔·佩奇.....	(130)
罗伯特·戈登·孟席斯.....	(144)
阿瑟·威廉·法登.....	(160)
约翰·约瑟夫·柯廷.....	(173)
弗朗西斯·迈克尔·福德.....	(189)
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夫利.....	(204)

哈罗德·爱德华·霍尔特	(221)
约翰·麦克尤恩	(239)
约翰·格雷·戈顿	(255)
威廉·麦克马洪	(271)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287)
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	(305)
罗伯特·詹姆斯·李·霍克	(324)
保罗·约翰·基廷	(344)

埃德蒙·巴顿

(1849—1920)

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是澳大利亚联邦第一任总理(1901—1903年)、联邦运动的创始人和著名领袖。

巴顿1849年1月18日生于悉尼郊区格利贝，在全家11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他父亲原是伦敦的一个商人，1842年移居悉尼，先在一家农业公司当秘书和会计，后因与老板发生争吵而辞职。不久，他凭借自己精于算计的头脑，成为悉尼第一个证券经纪人。巴顿母亲则景况不同。她年轻时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拉扯孩子和操持家务，直到60年代才去女子学校补习文化。

由于人口多，巴顿家境平平。但做为第二代移民，他的生活还是幸福得多。他8岁上小学，两年后又进入著名的悉尼中学。在校期间，他成绩一向很好，且极善交际。他曾与自己的老师、后来担任过悉尼中学校长的奥康纳建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1865年巴顿考入悉尼大学攻读文学专业。他十分喜爱古典文学课程，次年荣获希腊古典文学奖金和50英镑利恩戈奖学金。1867年，他在著名教授巴德姆指导下学习希腊文和拉

丁文，因成绩优良，也获得一笔奖学金。1868年巴顿获文学学士学位。1870年他大学毕业时又获文学硕士学位。

大学时代，巴顿一边读书，一边在悉尼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辩论，并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给两名律师当过助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增加，再加上良好的口才，巴顿于1871年12月获准成为一名开业律师。翌年5月，他应聘担任著名杀人犯莱斯特的初级辩护律师，从而一炮打响，成为新南威尔士律师界的新秀。

巴顿年轻时不仅勤于学业，而且酷爱体育。他从小喜欢钓鱼和打板球，上大学后又成为一名优秀的棒球手。70年代初，他曾多次加入大学队参加棒球比赛，后来还组织了殖民区的许多赛事，并且出任过一些重要比赛的裁判。甚至连他的婚姻也和体育有不解之缘。

1870年他和一支球队去新南威尔士的纽卡斯尔打比赛。在那他邂逅了一个英国工程师兼旅店老板的女儿罗斯小姐，他们一见钟情。巴顿在日记中写道：“罗斯很漂亮，歌喉像百灵，是个值得爱的人。”1872年他们订了婚。当时巴顿提醒未婚妻说：“你难于想象我贫穷的程度和今后机遇的渺茫”，但罗斯对他忠贞不渝。

70年代后期，巴顿开始从政。然而政坛不比校园，远非一帆风顺。尽管他踌躇满志，试图做为悉尼大学毕业生代表竞选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议员，但却两次败北。逆境中他毫不气馁，终于在1879年第三次竞选中如愿以偿。

当上议员后，巴顿开始参与殖民地大政方针的研讨和制

定。当时，他基本上反对执政的帕克斯—罗伯逊联合政府（1878—1883年），但做为来自教育界的议员代表，他却强烈支持该政府1880年颁布的教育方案。

1882年巴顿赢得东悉尼选区的正式席位，从而成为最年轻的立法议员。不久，他由于在一次激烈的辩论发言中显示出自己良好的宪法知识而崭露头角，并被选为议长。

当时的立法会议，派别林立，吵吵嚷嚷，开会犹如打仗。然而，担任议长的巴顿却很快就习惯于在这种唇枪舌剑的环境中周旋，并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

巴顿外表英俊，思维敏捷，有一副低沉浑厚的嗓音，措词颇具学者风度，待人谦恭有礼又不失威严。所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在政界受到人们广泛一致的尊重，并使他在长达近4年的时间内顺利地履行议长职责。最难得的是，他常常能采取许多有效措施控制会议进程，特别是不留情面地去对付那些存心捣乱、说话粗野和爱骂街的议员。一次，为了维护会议秩序，他甚至动用议会警卫将一名议员赶出会场。

饱学多才，善理国事，使巴顿在仕途之中步步高升。1887年1月，他辞去立法会议议长职务，进入新南威尔士立法院。1889年起他开始成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并两度出任新南威尔士政府司法部长。

然而，巴顿进入政界的头10年，尽管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积极投身于不少政治活动，但在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兴起之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后座议员和国内名气不大的政

治家而已。

与他平淡的政治生活相对照的是，整个80年代，巴顿实际上是以“悉尼文学俱乐部”的柱石著称的。

当时的殖民地，政治生活相对温和。早期一些重大争端如土地问题、世俗教育、下院权力等已基本上解决；而一些新问题如社会福利、工业发展、商业萧条等则刚露端倪。故此巴顿既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也没有自立山头，而是热衷于和一些文学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和事务中，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他做为一名优秀律师所下的功夫以及对他自己的6个子女所应尽的家庭责任。在那吃喝不愁的年代，巴顿养尊处优，体重增加，经常饱览歌剧和戏剧，尤其是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感兴趣。不过，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俱乐部的伙伴们在歌舞升平中，一边畅饮美酒，一边也讨论些有关联邦制的问题。

进入80年代末，6个殖民区日益感到实行自由贸易、开展邮电业务、合办公共设施必须破除边界限制。而且，为了遏制德国和法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活动，以及限制有色人种入境，也需要各殖民区采取统一行动。这一切都促使澳大利亚各地更加广泛地掀起了一场要求建立联邦制的运动。

联邦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唤醒了巴顿。1889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联邦运动之父”帕克斯在新南威尔士的滕特菲尔德发表的著名演说更使巴顿深受感染。帕克斯以垂暮之年，在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号召殖民地全体人民团结奋斗，

建立起一个澳大利亚联邦。从此，巴顿便追随帕克斯左右，并成为其得力助手，为创建新的联邦制国家奔走呼号。

1890年，各殖民地代表云集墨尔本，召开了全澳联合会议预备会，决定次年召开全澳联合会议正式大会，商讨联邦制问题。

1891年3月，巴顿出席了在悉尼举行的这次正式会议，被选为宪法委员会委员，从而开始跻身于联邦运动领导人的行列。在制宪过程中，他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备受宪法委员会主席格里菲斯的好评。

会后不久，巴顿退出保守气息浓厚的新南威尔士立法院，以联邦派代表身份重新入选立法会议，准备大干一场。

悉尼会议通过了一部联邦宪法草案，并交付全民讨论。但由于各殖民地意见不一，宪法讨论很快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此时，帕克斯因年事已高，深感难负重任，遂举荐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巴顿接任联邦运动领袖职务。

巴顿果然不负众望。做为联邦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广泛寻求国内各界对联邦运动的支持，不惜跑断腿、说破嘴。在1893年1月到1897年2月的4年时间里，仅在新南威尔士一地他组织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巴顿发表演说就达300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国即一州，一州即一国”的演说，热情洋溢、发自肺腑，表达了他主张联邦制的强烈愿望。

尽管巴顿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政治家相比，演说能力平平，对听众的吸引力一般，但他拥护联邦制信念之坚定、追

求之热烈、工作之努力、贡献之杰出，在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史上堪称楷模。

1897年，各殖民地决定召开联邦大会继续商讨联邦制问题，并为此选举代表。巴顿获得新南威尔士13.9万张选票的10万多张，高达全部选票的75%。

同年3月22日，联邦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雷德举行。巴顿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并担任4人宪法委员会主席，负责正式起草联邦宪法。

经过几年努力，截至1900年，由联邦大会制定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经全体公民投票通过。3月，巴顿受英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邀请，率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团赴伦敦递交联邦宪法文本，争取英国议会批准。7月9日，联邦宪法由英国议会通过，并经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签署生效。

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各殖民地定于1901年1月起改为州，届时联邦政府也将随之成立。

在确定首任总理人选时，傲慢的澳大利亚首任总督霍普顿开始选择的是新南威尔士总理莱恩。由于巴顿名气太大，莱恩企图组阁第一个邀请的成员就是他。然而巴顿拒绝在其领导下担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南澳大利亚的霍尔德和维多利亚的特纳也公开表示拒绝入阁。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家在莱恩政府中任职的情况下，霍普顿总督只得另行召请联邦运动领袖巴顿出面组阁。

1900年12月19日，巴顿着手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第一届政府。他仿效莱恩的方法，也是主要邀请各殖民区的总理人

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他只请到3个半人。即莱恩、特纳和西澳大利亚的福里斯特同意参加政府；而塔斯马尼亚的刘易斯只答应供职到大选。最后，巴顿又增加了他的3个密友：维多利亚的迪金、新南威尔士的奥康纳和南澳大利亚的金斯顿。圣诞节那天，巴顿宣布了内阁成员名单，举国上下便开始投入联邦成立庆典的准备工作。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巴顿出任联邦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那天从清晨起，火车、电车和渡船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送到悉尼。上午11时，各路游行队伍向百年纪念公园汇集。由剪羊毛工领头，跟着是介绍澳大利亚人生活面貌的图片展览车，蜿蜒地穿过大街小巷。人们兴高彩烈，不断欢呼，许多人因心情过分激动而热泪纵横。在庆祝仪式上，万人合唱队齐唱《啊上帝，我们昔日的救星！》；圣公会总主教宣读为这次盛会写就的祈祷文；新的联邦国旗冉冉升起，乐队高奏国歌，礼炮轰鸣不断。面对这盛极一时的大典，巴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十载的理想之梦的实现。

庆典之后，各政党开始进行首届联邦议会选举。当时有3个政党参加竞选活动：主张改良主义的工党、坚持放任主义政策的自由贸易派和以巴顿为首的保护关税派。保护关税派内部实际上又存在两种观点。一个是温和派，得到制造商协会和专门职业阶层的支持；另一个是激进派，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

3月30日，选举结果揭晓。联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活动家均当选为议员。其中在众议院，保护关税派得32席，自由贸易派27席，工党16席。在参议院，相应议席分别为11席、17席和8席。由于可以指望得到工党的支持，巴顿政府实际上在议会两院都获得了绝对多数，从而得以推行其立国的各项政策和法律。

以巴顿为首的第一届内阁可谓人才济济。内阁成员们无论在个人气质方面还是政治经历方面，都堪称是一支由“将军组成的部队”或“指挥组成的交响乐队”。此外，巴顿与迪金、奥康纳和福里斯特还组成了一个核心内阁，为推动国家机器的迅速运转运筹帷幄。

很明显，要驾驭这样一个政府，必须具有高超的本领。好在巴顿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区任职期间，特别是他领导联邦运动十余年所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于他领导联邦政府有极大的帮助。

做为总理，他首先十分注意平衡党派关系。当时，工党在议会里虽然势小力孤，但它背后有强大的劳工运动支持，并且是保护关税派和自由贸易派任何一方若想执政所必须依重的力量，因而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三角关系中最重要支点。对此，巴顿洞若观火，深知如果没有工党的支持，政府将一事无成，故在决策中十分重视工党的意见。

对于保护关税派内部的矛盾，他惯用和稀泥的手法予以小心翼翼地调解，使政府在公众面前常常同时扮演好几副面孔。即温和的保护关税主义者（以巴顿、奥康纳为代表）、

激进的保护关税主义者（以迪金、特纳为代表）、有时甚至是高额财政税收主义者（以福里斯特为代表）的面孔，以便邀买人心。

其次，他在同议会打交道时总是和风细雨、平易近人。当时巴顿还兼任联邦众议院议长，由于他有殖民地立法会议议长的经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他不像几个后任总理如费希尔、休斯和布鲁斯那样，经常以粗暴命令的方式对待议员，在议会生活中目空一切，颐指气使。他比较注意缓和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的是寻求彼此在理性和常识基础上的统一。对此，议员们深感满意。甚至在几十年后，当首届联邦议会一些在世议员回忆巴顿时，仍对他的领导风格、机智礼貌交口称誉。

巴顿不仅善于同议会打交道，而且善于同总督打交道。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通过以前，澳大利亚联邦还是英国的自治领，总督身为英王和大不列颠政府的代表尚握有澳大利亚最高军事、行政和立法的权力。因此，巴顿必须与总督友好相处，以谋取他的支持和谅解。特别是当时澳大利亚人的种族歧视情绪正在高涨，而这与英国政府有关亚洲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主张极易发生冲突，这就更要求巴顿掌握好行使政府权力的分寸，以便在处理类似这种涉及与宗主国关系的问题时减少麻烦和阻力。

巴顿政府的成就和首届议会的成就几乎是联在一起的。巴顿任总理期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解决国内问题，包括建立联邦政府机构、成立联邦高等法院、组建联邦国防

军、发展社会公用事业、通过限制非欧洲移民入境立法和实行一系列税收政策等等。这一切对于澳大利亚在20世纪初期的较快发展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白澳政策”是巴顿政府施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早在联邦成立前，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兴起以来，各殖民区政府就对大量涌入的外国移民深感头痛，并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采取各种限制措施。鉴于移民问题上的这种历史传统和联邦建立初期的现实需要，巴顿政府成立不久便意图统一各州的移民政策。在“澳洲是白种人的澳洲”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议会于1901年12月正式通过《限制移民入境法案》和《太平洋岛屿劳工条例》，从此使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近半个世纪来的一项国策。根据这项政策，政府规定凡入境者必须通过欧洲语言测验，以此控制有色人种，特别是亚洲人入境，而且也限制欧洲白种人，即便是英国普通劳动者，亦不许其大量移澳，从而达到所谓“保证种族纯洁，维护白人生活水平”之目的。为此，上述《劳工条例》还蛮横地规定，截止1904年底，政府将把所有移居昆士兰州的太平洋岛屿的劳工从澳大利亚驱逐出境。

保护关税政策是巴顿政府的另一项重要政策。联邦初建之时，经济步伐缓慢，生产能力低下，国家财源紧张。为了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政府坚持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901年1月17日，巴顿在西海特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他赞成温和的保护关税主义，主张加强国家权力，以直接征收进口税做为筹款的方法，达到充盈国库并备应急之